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八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1 冊

陳振孫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上）

何 廣 棧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陳振孫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上）／何廣棧 著——增訂初版——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2+21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八編：第 11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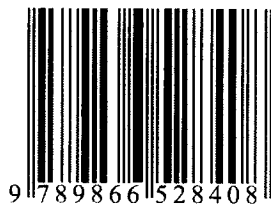
ISBN：978-986-6528-40-8（精裝）

1.（宋）陳振孫 2.傳記 3.個人著述目錄 4.目錄學

029.85

98000076

ISBN - 978-986-6528-40-8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八 編 第十一冊

ISBN：978-986-6528-40-8

陳振孫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上）

作 者 何廣棧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增訂初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八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1,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陳振孫之生平及其著述研究（上）

何廣棧 著

作者簡介

何廣棧，字碩堂，號弘齋，香港新亞研究所文學博士。歷任香港大專院校教職，現任臺灣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篤好中國傳統文獻學，於南宋著名目錄學家陳振孫及其《直齋書錄解題》最所究心，早獲海內外學壇關注與延譽。作者除著有本書外，另版行《陳振孫之經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經錄考證》、《陳振孫之史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史錄考證》、《陳振孫之子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子錄考證》。而所著《陳振孫之文學及其〈直齋書錄解題〉集錄考證》與《陳振孫綜考》二書仍在整治增訂中，將於不久刊行面世。

提 要

本書乃研究南宋著名目錄學家陳振孫之生平及其著述之專書，初於民國八十二年（1993）由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近經詳加增訂，認真校正，乃予再版。書凡五十萬言，分七章，遍考陳振孫之先世與籍貫、仕履與行誼、戚友與交游，另深入探討其專書《直齋書錄解題》，及《白文公年譜》、〈華勝寺碑記〉等十三種論著，並進行佚書、佚文之蒐求與評說。書中附有〈直齋先世及吳興陳氏世系表〉、〈陳振孫生卒年新考〉、〈陳振孫著述年表〉、〈陳振孫《張先十詠圖跋》圖錄〉等。全書穩握主題，鋪陳章節，論說周延而有條貫，資料富贍，考證確鑿，且多所發明，較之並世老輩陳樂素、喬衍琯等之研究成果，早經突破，且遠為超邁。近日南京大學中文系武秀成教授撰成《陳振孫評傳》，（收入南京大學出版之《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及安徽大學歷史系張守衛教授撰成〈陳振孫著述考略〉，（發表於安徽大學《古籍研究》2007・卷上，總第51期）武、張二君之撰有所論述，多從本書取資。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陳振孫於宋代目錄學史上之地位	1
第二節 前人對陳振孫生平及其著述之研究	6
第三節 本書撰作之重點及有關資料之運用	10
第二章 陳振孫之先世與籍貫	13
第一節 陳振孫之先世	13
第二節 陳振孫之籍貫	24
第三節 避嫌名說辨	36
第三章 陳振孫之仕履與行誼	41
第一節 任溧水縣教授	42
第二節 補紹興府教授	49
第三節 掌教鄞學	56
第四節 宰南城	59
第五節 充興化軍通判	63
第六節 除軍器監簿	70
第七節 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75
第八節 知台州與任浙東提舉	80
第九節 知嘉興府與升浙西提舉	97
第十節 任職郎省與除國子司業	105
第十一節 致仕與去世	112
附：陳振孫生卒年新考	122
陳振孫〈張先十詠圖跋〉圖錄	126

第四章 陳振孫之戚友與交游	127
第一節 陳振孫之親戚	127
第二節 陳振孫官場中之同僚	140
第三節 陳振孫學術上之友朋	168
第四節 陳振孫之方外交	206

下 冊

第五章 陳振孫之主要著作——《直齋書錄解題》	211
第一節 《直齋書錄解題》之體例及其對目錄分類學之貢獻	211
第二節 《直齋書錄解題》之稱謂與卷數	218
第三節 《直齋書錄解題》之成書與流傳	227
第四節 《直齋書錄解題》之板本	266
第六章 陳振孫之其他著作	341
第一節 《白文公年譜》	341
第二節 〈華勝寺碑記〉	357
第三節 〈玉臺新詠集後序〉	358
第四節 〈關尹子跋〉	363
第五節 〈崇古文訣序〉	365
第六節 〈寶刻叢編序〉	371
第七節 〈陳忠肅公祠堂記〉	374
第八節 〈皇祐新樂圖記題識〉	377
第九節 〈易林跋〉	382
第十節 〈吳興張氏十詠圖跋及詩〉	389
第十一節 〈律呂之說定於太史公考〉	400
第十二節 〈貢法助法考〉	403
第十三節 〈重建碧瀾堂記〉	405
第十四節 直齋之佚書與佚文	408
附：陳振孫著述年表	417
第七章 結 論	419
第一節 本書撰寫之經過及蒐求資料之苦樂	419
第二節 本書之成績及其突破之處	420
第三節 本書懸而待決之問題	422
後 記	425
主要參考書籍及論文	427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陳振孫於宋代目錄學史上之地位

清人王鳴盛於其所撰著《十七史商榷》卷一「《史記》一〈史記集解分八十卷〉」條有云：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輩人，皆學識未高，未足剖斷古書之真偽、是非，辨其本之佳惡，校其訛謬也。有某氏者，藏書最得稱奧博，自誇其家藏宋刻開元本《史記》，升老子於〈列傳〉首，居伯夷上；又自誇集諸宋板《史記》共成一書，凡一百三十卷，小大長短咸備；因李沂公取桐絲精者雜綴爲一琴，名百衲琴，故亦戲名此爲《百衲史記》。但《百衲》本既分一百三十卷，而開元本分卷若干，其爲仍裴駰之舊乎？抑已改之乎？某之學不足以知此，竟未嘗討論及之。如某之探奇訪秘，多見多聞，較儉陋者誠不可同日語。惜其未有學識，枉見如許奇秘古本，竟不能有所發明，以開益後人。如某但可云能藏書，未敢許爲能校書、能讀書也。或問予曰：「讀書但當求其意理，卷帙離合，有何關係？而子斷斷若此。」予笑而不能答。

案：如王氏此條所言，治學問塗於目錄之學，誠第一緊要事，然非苦學精究，並質之良師，則未易明也。蓋學識未高，固未足剖斷古書之真偽、是非，亦無能辨校板本之佳惡、訛謬。即如王氏所指斥清代某氏者，雖藏書最稱奧博，

然學不足以知此，故一生枉見甚多奇秘古本，竟不能有所發明，以開益來學。故若鳴盛所指斥之某氏者，謂之能藏書則可，倘許之爲能校書、能讀書，則期期以爲不可矣。

有宋學術至發達，即就目錄學一種而論，亦冠絕一時，不惟著述繁富，且甚具創闢之力，似非明、清二代所能及也。宋世之官私藏書目錄，今仍見載者有《崇文總目》、《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中興館閣書目輯考》、《通志·藝文略》、《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玉海·藝文》、《宋史·藝文志》諸書，惜內容頗有散佚。故《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史部〉四十一〈目錄類〉一載：

《崇文總目》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王堯臣等奉敕撰。……宋人官私書目，存於今者四家，晁氏、陳氏二《目》，諸家藉爲考證之資；而尤袤《遂初堂書目》及此書，則若存若亡，是亦有說無說之明效矣。

《四庫全書總目》謂「宋人官私書目，存於今者四家」，其說未盡諦，不備論。
〔註1〕至四家在目錄學史上之成就如何，《四庫全書總目》嘗分論之。其論《崇文總目》曰：

今觀其書，載籍浩繁，抵牾誠所難保。然數千年著作之目，總匯於斯。百世而下，藉以驗存佚、辨真贋、核同異，固不失爲冊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圃也。〔註2〕

〔註1〕今人謝德雄《宋代目錄學的發展及其成就》一文云：「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稱『宋人官私書目，存於今者四家』，即《崇文總目》以及晁、尤、陳三家。今案：除了以上四家之外，至今可見的還有《四庫闕書目》（清道光徐松輯本）、《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葉德輝觀古堂刻本）、《中興館閣書目》（同上）以及宋歷朝《國史·藝文志》（同上）。除此以外，歐陽修的《新唐書·藝文志》、鄭樵的《通志·藝文略》，也都是至今尚在的宋人目錄。值得指出的是，《四庫全書》總纂時因未見後世輯本而斷言僅存四家，情有可原；近人因襲舊說，仍稱宋人目錄僅存四家，則殊可怪異！」案：謝文載見李萬健、賴茂生合編之《目錄學論文選》，（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年8月北京第一版。）文中所指之「近人」，即汪國垣。汪著有《目錄學研究》，其〈論唐宋元明四朝之目錄〉條有云：「宋人目錄，著錄雖多，存者亦僅官書若《崇文總目》，已非完書，私家目錄，尤多散佚。今幸而獲存者，惟延之此目，與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三種，尚可考見宋時典籍之存佚，宜乎爲考證家所取資也。」是汪氏確仍認爲宋代公私書目僅存四家，宜乎謝氏深感怪異也。

〔註2〕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史部〉四十一〈目錄類〉一。旁點乃著者所加，下同。

又論《郡齋讀書志》曰：

《郡齋讀書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後志》二卷，亦公武所撰，趙希弁重編。《附志》一卷，則希弁所續輯也。……淳祐己酉，鄱陽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書目參校，刪其重複，摭所未有，益爲《附志》一卷，而重刻之，是爲袁本。時南充游鈞守衢州，亦取公武門人姚績所編蜀本刊傳，是爲衢本。當時二書並行於世。……馬端臨作《經籍考》，全以是書及陳氏《書錄解題》爲據。以此本與《經籍考》互校，往往乖迕不合，如《京房易傳》，此本僅注三十餘字，而馬氏所引，其文多至十倍。又如《宋太祖實錄》、《太宗實錄》、《建康實錄》、《汲冢周書》之類，此《志》本僅述其撰人時代及卷數而止，而馬氏所引，尚有考據、議論凡數十言。其餘文之多寡、詞之增損互異者，不可勝數。又希弁《考異》稱：袁本《毘陵易傳》，衢本作《東坡易傳》；袁本《芸閣先生易解》，衢本作《呂氏章句》。今《經籍考》所題，並同衢本，似馬端臨原據衢本採掇。然如《晉公談錄》、《六祖壇經》之類，希弁《考異》稱袁本所載而衢本所遺者，今《經籍考》實並引晁氏之說，則當時亦兼用袁本。疑此書已經後人刪削，不特衢本不可復見，即袁本亦非盡舊文，故與馬氏所引，不能一一符合歟？《前志·子部·序錄》稱：九曰〈小說類〉，十曰〈天文曆算類〉，十一曰〈兵家類〉，十二曰〈刑家類〉，十三曰〈雜藝類〉，十四曰〈醫家類〉，十五曰〈神仙類〉，十六曰〈釋家類〉，而《志》中所列〈小說類〉《鷄跖集》後即爲《群仙會真記》、《王氏神傳》、葛洪《神仙傳》三種，是〈天文曆算〉等五類全佚，而〈神仙類〉亦脫其標目，則其他類之殘闕，蓋可例推矣。然書雖非舊，而梗概仍存，終爲考證者所取資也。〔註3〕

又論《遂初堂書目》曰：

《遂初堂書目》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宋尤袤撰。……其書分經爲九門，曰〈經總類〉、〈周易類〉、〈尚書類〉、〈詩類〉、〈禮類〉、〈樂類〉、〈春秋類〉、〈論語孝經孟子類〉、〈小學類〉；分史爲十八門，曰〈正史類〉、〈編年類〉、〈雜史類〉、〈故事類〉、〈雜傳類〉、〈僞史類〉、〈國史類〉、〈本朝雜史類〉、〈本朝故事類〉、〈本朝雜傳類〉、〈實錄類〉、

〔註3〕同註2。

〈職官類〉、〈儀注類〉、〈刑法類〉、〈姓氏類〉、〈史學類〉、〈目錄類〉、〈地理類〉；分子爲十二門，曰〈儒家類〉、〈雜家類〉、〈道家類〉、〈釋家類〉、〈農家類〉、〈兵家類〉、〈數術家類〉、〈小說家類〉、〈雜藝類〉、〈語錄類〉、〈類書類〉、〈醫書類〉；分集爲五門，曰〈別集類〉、〈章奏類〉、〈總集類〉、〈文史類〉、〈樂典類〉。其例略與〈史志〉同，惟一書而兼載數本，以資互考，則與〈史志〉小異耳。諸書解題，檢馬氏〈經籍考〉，無一條引及表說，知原本如是。惟不載卷數及撰人，則疑傳寫者所刪削，非其原書耳。其子部別立〈譜錄〉二門，以收香譜、石譜、蟹錄之無類可附者，爲例最善。間有分類未安者，如《元經》本〈史〉，而入〈儒家〉；《錦帶》本〈類書〉，而入〈農家〉；《琵琶錄》本〈雜藝〉，而入〈樂〉之類。亦有一書偶然複見者，如《大曆浙東聯句》，一入〈別集〉，一入〈總集〉之類。又有姓名譌異者，如《玉瀾集》本朱樗作，而稱朱喬年之類。然宋人目錄存於今者，《崇文總目》已無完書，惟此與晁公武《志》爲最古，固考證家之所必稽矣。（註4）

至其論《直齋書錄解題》則曰：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二卷，《永樂大典》本。宋陳振孫撰。《癸辛雜識》又稱：「近年惟直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仿《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云云。則振孫此書，在宋末已爲世所重矣。其例以歷代典籍分爲五十三類，各詳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題其得失，故曰「解題」。雖不標經、史、子、集之目，而核其所列，經之類凡十，史之類凡十六，子之類凡二十，集之類凡七，實仍不外乎四部之說也。馬端臨〈經籍考〉惟據此書及《讀書志》成編。……方今聖天子稽古右文，蒐羅遺籍，列於《四庫》之中，浩如煙海。此區區一家之書，誠不足以當萬一。然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僞，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註5）

案：倘將《四庫全書總目》以上所評四家目錄細加分析，固應以《解題》成

（註4）同註2。

（註5）同註2。

就最大，而地位至崇高也。蓋以：

- (一)《崇文總目》雖「不失爲冊府之驪淵、藝林之玉圃」，然「牴牾誠所難保」。
- (二)《郡齋讀書志》有袁本與衢本，二書雖並行於世，而有所異同。取《讀書志》與馬端臨《經籍考》互校，則「往往乖迕不合」，以《經籍考》據衢本故也。《郡齋讀書志》又「經後人刪削」，書已「非盡舊文」，且「〈天文曆算〉等五類全佚」、「〈神仙類〉亦脫標目」，僅存梗概，殘闕固不鮮矣。
- (三)《遂初堂書目》全書無解題，分類又未安，且一書有複見者，姓名有譌異者。雖其書頗記板本，可資互考，又立《譜錄》一門，爲例最善，然瑜不掩瑕也。
- (四)惟《解題》一書，「宋末已爲世所重」，分類又細密，每書均詳記卷帙、撰人，品題得失，功用至宏。故讀此書，不惟知古書之崖略，且可藉之以辨真僞，核異同也。

觀上四點，則《四庫全書總目》視《解題》爲四書之冠，固是不爭之論矣。且清人盧文弨《新訂直齋書錄解題跋》亦云：

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二十二卷，《四庫》館新從《永樂大典》中鈔出以行，其持論甚正，如《顏氏家訓》，以其崇尚釋氏之故，不列於儒家；又以前《志》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等書，皆充《樂類》，與聖經並列爲非，當入於子錄《雜藝》之前；又言「白玉蟾輩，何可使及吾門」。其人殆稜稜嶷嶷，識見大過人者，不獨甄綜之富，考訂之勤也。〔註6〕

張宗泰《跋陳振孫書錄解題》一文更曰：

《書錄解題》敘述諸書源流，州分郡居，議論明切，爲藏書家著錄之準。〔註7〕

考盧、張二氏所推譽直齋與《解題》者，宗旨與《四庫全書總目》符同，而其所言又可略補《四庫全書總目》所未及也。余嘗細考《解題》所以能卓爾不群，高踞宋代現存目錄書籍首冠之故，其因由殆即《十七史商榷》王鳴盛所述。蓋直齋學識既高，又能苦學精究；藏書既奧博，又善讀書、校書。故

〔註6〕見《抱經堂文集》卷九。

〔註7〕見《魯巖所學集》卷六。

其於探奇訪秘，多見多聞之後，乃發憤著爲《解題》一書。其書足以剖斷古書之真僞與是非，辨校板本之佳惡與訛謬，發明既富，開益後人之處遂多。是故盧氏許直齋「識見大過人」，張氏評其所著「議論明切」，《四庫全書總目》更譽之不絕口，稱讚《解題》乃「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綜上所論，則直齋高踞宋代目錄學史之地位，殆可覘之。

第二節 前人對陳振孫生平及其著述之研究

由宋末以迄近世，前人對陳振孫之研究，多偏重於《解題》一書；而於直齋生平、爵里及《解題》以外之著述，則留意者已寥若晨星；至言深入研究並撰成專著流布，俾可與時賢切磋討論，則更有如鳳毛麟角，屈指可數矣。

詳細研治直齋生平、爵里者，南宋以來均無其人，然卻保存若干甚可寶貴之史料，洪咨夔《平齋文集》卷第十八〈外制〉二有〈軍器監簿陳振孫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制〉，張淏《會稽續志》卷二〈提舉題名〉嘗記及直齋知台州、任浙東提舉兼改知嘉興府事，徐元杰《棣堊集》卷七有〈陳振孫授國子司業制〉，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十五〈外制〉有〈故通奉大夫寶章閣待制致仕陳振孫贈光祿大夫〉，周密《齊東野語》卷八有〈嘲覓薦舉〉、〈義絕合離〉兩條，卷十七有〈朱唐交奏本末〉條，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下有〈嵩之起復〉條等均是。明人王鏊《姑蘇志》卷四十二、清人鄭元慶《湖錄》、厲鶚《宋詩紀事》卷六十五、錢泰吉《甘泉鄉人稿·曝書雜記》卷下〈陳直齋事迹〉條。其餘地方志書如《吳興備志》、《弘治湖州府志》、《浙江通志》、《溧水縣志》、《莆田縣志》暨總集《吳都文粹續集》，亦均載有直齋生平、宦歷之資料。惜上述各書所載材料，頗見支離，無法藉知直齋畢生行誼之全貌。清季陸心源《宋史翼》卷二十九有〈陳振孫傳〉，所載史料亦屬寥落；陳壽祺撰〈宋目錄家晁公武陳振孫傳〉，見刊《國粹學報》第六十八期，文章雖頗長，亦鮮新知。殆緣晚清與宋世相去六、七百載，可以爲之取資者已甚微歟？近世新會陳樂素先生撰成〈直齋書錄解題作者陳振孫〉一文，刊諸民國 35 年 11 月 20 日《大公報·文史周刊》，分〈本名〉、〈述作〉、〈年歷〉、〈言行〉四端，以考直齋名里年代、生平出處，搜采雖較陸、陳二氏爲完備，惜亦零斷不全，所考得者且未盡恰當。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喬衍琯先生亦嘗撰〈陳振孫傳略〉，民國 69 年 5 月刊諸《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四十一期，其年 6 月又出

版《陳振孫學記》一書，書中第一章爲〈傳略〉，下分〈生平〉、〈仕履〉、〈言行〉三節以記述直齋行事。觀其所撰，多采錄陳樂素論文以成篇，雖少有創獲，亦可惋也。至臺灣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謝素行曾以〈陳振孫及其直齋書錄解題〉爲題，撰成碩士論文。論文第一章爲〈陳振孫之生平〉，其中所述直齋家世與經歷，究未能出陳壽祺、陳樂素二氏之牢籠，所謂自〈檜〉以下，更無足觀矣。

自宋以降，研治《解題》者，代不乏人。宋元之世，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二〈書籍之厄〉條已推譽之，謂直齋「倣《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吳師道《吳禮部詩話》論及《淵明集》亦徵引《解題》爲說；周、吳所述，均可視作研治《解題》而有所論述之嚆矢。馬端臨撰《文獻通考·經籍考》，全引據《解題》及《郡齋讀書志》，則此書之典核可知。至隨齋批注《解題》，倘有所批注皆附於該條之後，則於拾遺補闕，至有所裨，固直齋之功臣矣；然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卷十一以「淺陋」譏隨齋，殆殊未當。要之，自《解題》成書後，能作系統研治而有所述作者，應以隨齋啓其端。元、明之際，宋濂《諸子辨》、胡應麟《四部正譌》則常於卷中引用《解題》資料，是知宋、胡二氏皆曾深研《解題》，用力既久，故能左右逢源，取用其書有關資料也。清世講求考證之學，研治《解題》者更眾。《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書，詳加校訂，定爲二十二卷，此事無論矣。猶可列舉者，如盧文弨《新訂直齋書錄解題》，重定此書原次爲五十六卷，其功至偉。又如沈叔埏《頤綵堂文集》卷八〈書直齋書錄解題後〉，其文考出隨齋乃程榮之號，足補《提要》之闕略，並糾正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之錯誤，亦甚見工力。再如張宗泰《魯巖所學集》卷六，凡五跋《解題》，審正其中舛訛之處不少。至於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史部·目錄類》、陳鱣《簡莊綴文》卷三〈直齋書錄解題跋〉、吳壽暘《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卷三、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十、瞿鏞《鐵琴銅劍樓書目》卷十二、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十四及繆荃孫《藝風堂藏書記》卷五，上述諸書皆嘗考訂《解題》之不同板刻，貢獻亦鉅。王先謙《虛受堂書札》卷一〈又與筱珊〉函中，使用《永樂大典》本以校藝風所藏二十卷舊鈔本，發明亦富。延至近世，研治《解題》者，當以陳樂素、喬衍琯二先生爲鉅子，而所貢獻庶可謂突過前人。陳氏既撰〈直齋書錄解題作者陳振孫〉一文，該文第二節爲〈述作〉，節中詳據《解題》一書，以鬯論直齋之學術。其後喬衍琯撰《陳振孫學記》及〈陳振孫的學術思想〉諸文，其著多本樂素，惟囿於時勢而偶沒其

出處，殆有其不得已者在。1984年，陳氏另撰〈略論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一文，刊見該年《中國史研究》第二期中。全文共分（一）《解題》作者、（二）政治影響、（三）論人論書、（四）宋人重視地方史志、（五）《解題》出現了年譜、（六）《解題》反映了南宋圖書印行的盛況、（七）《解題》中一些不應有的錯誤、（八）《解題》的傳本、（九）《四庫提要》與《解題》的關係、（十）結語等十節，從多方面以考論《解題》，創見不少，發明亦多，讀之至可樂也。惟所論亦不免略有小疵，尤以第八節所考《解題》傳本，陳氏見知較少；且文中標點亦有微誤。陳氏一貫治學矜慎，而竟有此欠安之處，則至不可解。又喬衍琯於版行《陳振孫學記》之前已發表〈直齋書錄解題序〉、〔註8〕〈直齋書錄解題札記〉、〔註9〕〈陳振孫對圖書分類的見解〉、〔註10〕〈書錄解題之板刻資料〉、〔註11〕〈書錄解題的辨偽資料〉、〔註12〕〈書錄解題佚文——論輯佚與目錄學之關係〉諸文〔註13〕，其待刊者則有：〈書錄解題板本考〉、〈書錄解題四庫輯本評述〉、〈書錄解題的文學批評資料〉、〈書錄解題與經籍考〉、〈書錄解題與四庫全書總目〉、〈書錄解題中學術史料編錄〉、〈陳振孫年譜〉及〈書錄解題彙校本〉，〔註14〕據是，則喬氏一生研治振孫及《解題》一書至勤劬，著述至繁富，惜其待刊諸著述似仍未完成，故迄今未得研讀。喬氏所撰《陳振孫學記》共分五章，其中第四章為〈直齋書錄解題〉，下分五節；第一節〈成書及流傳〉，第二節〈傳本〉，第三節〈隨齋批注〉，第四節〈評價〉，第五節〈後人之利用〉。此章各節所論述，不乏本諸陳樂素而微有闡發者。其第五章為〈學術思想〉，下分八節，第一節〈經學〉，第二節〈史學〉，第三節〈文學〉，第四節〈目錄學〉，第五節〈板本學〉，第六節〈圖書分類學〉，第七節〈辨偽學〉，第八節〈思想〉。喬氏於此章中，據《解題》以博考直齋學術思想，發皇較多，亦頗有獨到之見。蓋衍琯前此既撰就相關論文多篇，故略予整治，則可成書，故本章較第四章尤多創獲也。謝素行〈陳振孫及其直齋書錄解題〉，民國58年5月撰就，未嘗刊行，余僅得其中文打字影印本而讀之。全篇論文凡五章，其與《解題》有關者為第

〔註8〕見廣文書局民國57年2月版《書目續編》本《直齋書錄解題》卷首。

〔註9〕見民國59年9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第四卷第三期。

〔註10〕見民國61年12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第五卷第三、四期合訂本。

〔註11〕見民國63年3月、9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第七卷第一、二期連載。

〔註12〕見民國66年12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第十卷第二期。

〔註13〕見民國69年2月《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第十二卷第二期。

〔註14〕見《陳振孫學記》一書〈後記〉。

二以下各章，第二章爲〈直齋書錄解題之體例〉，下分二節：第一節〈直齋書錄解題之分類〉，第二節〈直齋書錄解題撰寫敘錄之義例〉；第三章爲〈直齋書錄解題板本之存佚及後世之補訂〉，下仍分二節：第一節〈板本之存佚〉，第二節〈後世之補訂〉；第四章爲〈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關係及其對後世之影響〉，下亦分二節：第一節〈直齋書錄解題與郡齋讀書志之關係〉，第二節〈直齋書錄解題對後世之影響〉；第五章爲〈直齋書錄解題之得失〉，下分三節：第一節〈直齋書錄解題之價值〉，第二節〈直齋書錄解題之優點〉，第三節〈直齋書錄解題之缺點〉。倘僅就謝氏論文目錄觀之，應以爲其所研討者偏及《解題》體例、板本、與《郡齋讀書志》之關係、對後世影響諸方面，且評騭《解題》之得失，內容應甚充實也。惟細觀其所著，全書不及四萬言，所論難以深入，真可謂有目無篇。文中偶有所述，亦多拾前人牙慧，了無發明，故其論文可資參考之處甚少也。1984年12月，徐小蠻、顧美華有點校《解題》之舉，書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行。其書「以《大典》本爲主，參校《郡齋讀書志》及《文獻通考》，又據抱經重訂稿，正其脫訛。博采前人校本，臚列異同，分別標注。兼取有關陳氏事蹟及各家記載文字資料附後，勒爲一編」，〔註15〕今人潘景鄭先生甚推譽之，以爲此本蓋「集陳書之大成，金聲玉振，無間然矣」。其實此書仍有未盡如人意之處，余擬於本書第五章第四節處詳述之。

綜上所論，前人於直齋生平及著述之研究，就生平方面而言，宋、元、明、清學者雖不乏資料之記述，但甚支離。陸心源及陳壽祺雖各撰振孫之〈傳〉，然鮮新知。陳樂素既撰新〈傳〉矣，惜零斷不全。喬〈傳〉則依倚陳氏，殊少創獲。謝素行之論文，更屬自〈檜〉以下，無足觀者。就研治《解題》而言，周密、吳師道、馬端臨乃研治此書之嚆矢。隨齋批注是書，有拾遺補闕之功。至清，《四庫全書》館臣之重輯，盧文弨之新訂，沈叔埏之考隨齋，張宗泰之審舛訛，邵、陳、吳、張、瞿、丁之訂板刻，藝風、益吾之校舊本，厥功固偉且鉅也。延至近世，陳樂素、喬衍琯二氏之貢獻有突過前賢者，且研究面較寬闊，發皇之處、獨到之見，亦所在多有，惟不免略有瑕類。再者，樂素、衍琯於直齋之先世、籍貫、戚友，均鮮有考及；而於直齋之仕履與行誼，亦缺乏系統之研究；或既考證矣，而未必盡諦，即於直齋生卒年一道，陳、喬二氏所考亦不免多誤。有關《解題》，陳、喬所論頗瞻富，然於《解題》之體例、分類、稱謂、卷數、成書、流傳諸問題，考證均未夠詳盡，

〔註15〕見潘景鄭先生所撰該書〈前言〉。

留俟後人拾遺補闕之處不少。至《解題》之板本，陳、喬二氏知見較少，殊可惜也。余擬於此等處多所致力，以補二氏之未及。對直齋其他著述作蒐求與輯佚，亦為二氏未盡全力之處，故於此道亦無赫赫之功。由是言之，陳、喬二人對直齋與《解題》之研究，其功雖不可抹，然所撰亦有所闕誤，論其成就，韓文公評荀卿「大醇小疵」一語，庶可借用以評之。

第三節 本書撰作之重點及有關資料之運用

宋、元之際，隨齋批注〈直齋書錄解題〉，是為對《解題》一書作較系統研究之伊始，惟隨齋殊無一語考論及振孫生平，良用憾也。清人治此書稍勤，要以《四庫全書》館臣之輯錄、校訂，盧弓父之重訂原第，厥功至偉。近世則以陳樂素、喬衍琯二氏著述最豐，貢獻較鉅。餘子粥粥，間或有一二學者偶發為研究文章，載諸刊物，以作聲應氣求，然若以體大思精之標準求之，固莫足與陳、喬二子相抗衡。然陳、喬之所撰，亦不免有訛誤，拾遺糾謬，猶須俟諸來哲也。

余之治直齋生平及《解題》亦有年，每欲追蹤陳、喬而有所造述，故行文之際，頗冀能詳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詳。故前人與陳、喬已言之詳且允恰者，余則不言或少言之；前人與陳、喬所言如有所疏略，余則詳言而補其闕略。至若前人與陳、喬所言有所舛誤，余則虛懷以探究其致誤之由，以期多作揣摩，羅列證據以糾其謬。是余之所著，甚欲能對前人著述有以拾遺補闕、刊謬糾誤也。且歷代研治直齋及《解題》之學，仍有若干方面未為前人一涉其域者，如直齋之先世是也；亦有雖涉其域矣，而淺嘗輒止，未能深入並作系統之探討者，如直齋之仕履與行誼、籍貫與戚友，《解題》之板本，與直齋其他著述之蒐求輯佚等是也。若斯之類，余皆擬列出專章一一詳予考論之。古語云：「當仁不讓。」又曰：「前修未密，後出轉精。」故余撰作此論文時，每以此二語自我激勵，頗盼一己之所撰，能於前修未密之處，補其所闕，並有所考成；而於前賢之淺嘗輒止處，亦作系統而深入之探討，庶求突過前人，後出轉精也。鄙志如此，而今而後，當夙興夜寐，黽勉為之。皇天不負，或可憫其愚誠而玉成之也。

為達成上述之目標，則余撰作此書，其重點應有以下四項：

其一乃為考論直齋之先世、籍貫與戚友。直齋之先世，應可於正史中考